

叢書
嘉業堂

司空表聖詩文集

第一冊



司空表聖文集序

一鳴集

知非子雅嗜奇以爲文墨之伎不足曝其名也蓋欲揣
機窮變角功利於古豪及遭亂竄伏又顧無有憂天下
而訪於我者曷以自見平生之志哉因摭拾詩筆殘缺
亡幾乃以中條別業一鳴以目其前集庶警子孫耳其
述先大夫所著家譜照乘傳及補亡舅名權四歲能諷誦其舅冰輪陳君賦十六著劉氏洞史三十卷贊祖彭城公中興事并愚自撰密史皆

纓亭記

司空表聖文集目錄

一鳴集

第一卷

雜著

將儒 銘秦坑

紀恩門宣城遺事 辭楚刑

容成侯傳

移雨神

議華夷

上譙公書

天用

與王駕評詩

說鷺

第二卷

雜著

與李生論詩書

題柳柳州集後

題休休亭

并序

山居記

注愍征賦後述

題東漢傳後

貽王進士書

太原王公修堰記

與惠生書

第三卷

雜著

疑經

疑經後述

復陳君後書

與極浦書

月下留丹籠

與臺丞書

書屏記

第四卷

雜著

送艸書僧歸越

絕麟集述

答孫邵書

段章傳

華夷圖

竇烈婦傳

說魚

第五卷

碑上

文中子碑

盧公神道碑

王公生祠碑

第六卷

碑下

王縱追述碑

華帥許國公德政碑

解縣新城碑

第七卷

雜著

王公行狀

上考功

石氏墓誌

復安南碑

第八卷

雜著

題山賦

共命鳥賦

結一廬宋氏臘餘筆書

釋怨

春愁賦

情賦

連珠

詩賦

第九卷

雜著

溫州仙巖寺碑銘

三賢贊

觀音贊

李翰林寫真贊

香嚴長老贊

王貞公贊

相國老君贊

地藏贊

化雕刻律疏

澤州靈泉院記

第十卷

雜著

壽星集述

擢英集述

觀音懺文

迎修十會齋文

雲臺三官堂文

十會齋文

注愍征賦述

障車文

成均諷

司空表聖文集目錄畢

成化九年八月朔旦

汝南黃表志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一

一鳴集

雜著

將儒

鎬秦坑

紀恩門宣城遺事

辯楚刑

容成侯傳

移雨神

議華夷

上譙公書

天用

與王駕評詩

說鷺

將儒

儒以將道肥其內也武以將威肅其外也未有內自瘠而外能勸者焉嗟乎古之用儒其所寄誠重矣儒之將

道必欲張其治也獨將之不足侈其道故分己之任以
寄於人亦由資眾力以夷大路綽綽然其甚闊也如有
用於時者天下不幾於治哉嗟乎後之爲儒其力寢羸
矣簡固以自持窘默而多智所以任之於己不知所以
任之於人而責之故雖用於時道亦削然不喻將儒之
權耳且古之言兵必本之仁義反是則一決之勇未足
爲武一智之謀足以奪其機矧兼吾道以制於未萌哉
嗟乎道之不可振也久矣儒失其柄武玩其威吾道益
孤勢果易凌於物削之又削以至於庸妄於武可也必
將反是請先將儒

銘秦坑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旣坑厥祀隨覆天覆儒讐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紀恩門王公宣城遺事

上四年春以大河南王公治狀宜陟詔假禮部尙書按察宣歙池三郡旣卽治未涉時吏化民悅畫亡可爲冬十月賊始自同安分濟入屠至德在池州公遣將孟琢疾以兵助守池州州亦有備賊少卻會其黨繼至聲言扣壁實欲轉襲南陵公揣之如其計命樊儔進扼青陽路儔故自彭門分公察其健決而易敵誠之邀險無得輕進儔固去會謀者言寇少將遁儔欲生沮之麾兵不顧旣而越險賊遽至軍遂委而逸間二日馳歸以敗告公數

其違命立斬以徇諸將在南陵聞之者皆股慄以死綴
賊故青弋江得恣爲備

青弋在江
南東陵也

人心不搖矣公前命

甯國兵遮截之生得其踏白數十騎乃並山引退四月

凶渠復大入而都紀王涓亦自采石赴援公宴勞加禮

且諭之曰盜匿情詐吾盡得之矣緩則虛以自張急則

給降而脫死無他謀也今席勝而驕謂吾城不勞而可

綴則攘臂而東前無絲髮之礙矣若知吾堅壁待之其

勢自衄將軍第按甲稔威以伺其隙慎勿與之驟戰也

涓意銳自州城日趨四舍至南陵未會食而陣遽死之

明日中貴人復斂敗卒尙四五千傷痛之聲與塵埃相

雜而至江南雅自怯獨幸北軍以爲固及聞涓敗相顧

失色賴公前策涓不足恃拒守益嚴又城中水乏而泉自躍出人心益牢竟免攻圍之患旣踰月中貴人沮撓無去意卒橫不能禁公以書讓之曰吏之捕蝗者旣不克勝而且俯食於民是率暴以濟災也今將軍纂天下精兵挫於狂寇而又恣之俾民不得治其生業何以稱主上所以待將軍之意哉中貴人詞詘趨發其親吏入里舍歐奪民馬公乘門望之麾左右立提至杖殺軍愕眙不敢留自後日夕撫循常若寇復至者具儲蓄繕完之利到今賴焉噫公始以傑德峻望爲時聳服而貪特恢濟之心人莫能見雖不得致其道以和平天下然捍境蔽鄰不涸得賦亦足濟庸而塞根耳愚嘗襲跡門下

受知特異敢次見聞以開史氏之聽

辯楚刑

楚謂獻璞者欺我乃連刖之酷哉曰彼獨鑒之不勝耳然其嗜寶之心皆達於卞子故連刖之無怨王亦卒受於楚國嗟乎國之嗜賢宜急於楚之嗜寶也必嗜賢之心達於天下則負材求進者雖黜於見疑亦未爲怨必有釋其疑者則其卒用於世也可幾矣不猶愈於易其知而嫉其進者耶嗟乎刑與辱上之所以肆於下也楚無嗜寶之心下豈受刑上無嗜賢之寶士豈受辱必待□□而絕愧哉

容成侯傳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誠子孫易其服色必以精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屬之厯試臺閣號爲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文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待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于上以爲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急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

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爲輕薄子權戚中或撫然自憲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旣稍進炯又鄙其爲人迺復以譏廢歸老于家

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已化服于祝融氏得薦于上能彊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摹于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爲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尙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兢唯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爲邪醜所疾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難矣哉

移雨神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剗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爲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去聲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憮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爲義利腥羶之饋何以爲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爲敬蔑是數者何以爲神假曰非吾所得顥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